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

第九回 韓湘子名登紫府 兩牧童眼識神仙

混跡塵寰百二秋，芝田種子喜全收。
金鼎漫藏龍虎象，玉壺分別汞鉛頭。
丹成指日歸蓬島，始信人間別有丘。

話說湘子既得脫凡胎，超出世界，在那山中逍遙自在，無拘無束。一日，鍾、呂兩師領了湘子去遨遊海外，遍踏名山，參謁那歷代仙真，蓬萊道侶。朝游碧落，暮下滄桑；浪跡煙霞，忘形宇宙。潛蹤於大地之山，寓目於壺中之景。正是：神遊紫府瑤池內，名在丹台石室中也。

忽一日，玉帝升坐龍霄寶殿，鐘不撞自鳴，鼓不大打自響，聚集上八洞天仙，中八洞神仙，下八洞地仙，並無數散仙，各班齊列，同赴蟠桃大會。鍾、呂兩師也與湘子同出洞天，先去朝參玉帝，然後到瑤池赴蟠桃大會。誰知把南天門的神將，遠遠見湘子到來。便將金鎖鎖住了天門，不放進去。眾仙道：「湘子，玉帝怪我等來遲，吩咐把天門鎖住，不容進去，如之奈何？」湘子道：「眾師請過一邊，待弟子用手指開天門，同眾師進去。」鍾師道：「汝有這般手段麼？」湘子乃禹步上前，將先天真氣一口吹去，吹落了天門金鎖。

眾仙齊登金殿。但見：

瑤天高邈，玉陸森嚴，帝王端居，后妃臚列。兩下裡星辰成行逐隊，一望地仙子落後參前。瓊英繚繞，瑤台上彩結飄揚；瑞靄氤氳，寶閣內香煙沾惹。鳳鸞形縹緲，金玉影浮沉。上排著八寶紫電墩，都披著九鳳丹霞被；中列著幾層青玉案，卻堆著千花碧甸盆。席上有鳳臚龍肝，猩唇熊掌；壺內有珍珠琥珀，紫體香膠。果然是珍羞百味，般般出自天廚；異果佳饈，色色來從閬苑。

玉帝傳旨問道：「來者是何等樣人，敢闖進我天門之內？」鍾師道：「臣等是上八洞神仙，來赴蟠桃大會。」玉帝開口露銀牙，問道：「上八洞只有七個神仙，今有八個，這一個是誰？」鍾師道：「臣弟子韓湘。」玉帝道：「卿與呂師領旨下凡，度得幾人成道？救得幾處生靈？」鍾師奏道：「臣與呂岩奉旨到凡間去，見洪州蛟螭為患，擁水漂泊生靈，呂岩飛劍斬之。西粵蛇妖與雲駕霧，吞啖下民，損傷禾稼，臣運神攝伏，幸獲清寧。前往永州昌黎縣，度得韓湘一人，今來見駕。」玉帝問湘子道：「朕聞一子登仙，九族昇天；若不昇天，眾仙妄言。卿既登仙，為何不度脫了卿家九族，同來見朕。」湘子道：「臣蒙鍾、呂兩師懇懇點化，屢試心堅，方得成真證果。臣家九族，不蒙恩旨，未得仙師指點，如何便得離脫凡塵，朝參陛下。」鍾師奏道：「左捲簾大將軍沖和子，因三月三日在蟠桃會上與雲陽子醉奪蟠桃，打碎玻璃玉盞，衝犯元始天尊聖駕，貶在下方韓家為男子，名叫韓愈，這便是韓湘的叔父。雲陽子貶在下方林家為男子，叫名林圭。如今罪限將滿，合還舊職，只是無人前去度他。」玉帝道：「鍾離權既前知五百年之事，後知五百年之事，曉得沖和子罪限將完，何不前去度他成仙了道，證果朝元？」鍾師道：「臣與呂岩化作道人，三番五次去點化他，只因他現在朝中為官，貪戀酒色財氣，不肯回心，所以只度得韓湘一人。這韓湘就是昔年蒼梧郡湘江邊的鶴童，蒙旨著他去與韓會為子，喜得元神不散，性地明朗，是以臣與呂岩度他來朝參聖駕。」

玉帝問湘子道：「卿既在家修行，卿叔韓愈怎麼不隨卿一同修行？」湘子奏道：「臣叔父韓愈嘗言：『孔子之道，如日中天，周道衰，孔子沒，火於秦。黃老於漢，佛於晉魏梁隋之間。而天下之人，不入於老，則入千佛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。人此出彼，孰從而正之？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。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。棄而君臣，去而父子。禁其相生相養之道，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。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，不見黜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；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，不見正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。』故不肯同臣修行。臣於半夜三更越牆逃走，尋見鍾、呂兩師，方才得成正果。」玉帝道：「韓愈雖然不肯修行，卿可下凡度他復職。」湘子奏道：「臣有此心久矣，奈無金旨，不敢擅離洞府。」玉帝道：「朕賜卿三道金書，上管三十三天，中管人間善惡，下管地府冥司，即便前去。」

湘子道：「臣去不得。」玉帝道：「朕賜卿金書，如何說去不得？」湘子道：「臣無陰陽變化之神通，正一斬馘之術法，是以去不得。」玉帝道：「朕賜卿頭挽按日月的風魔丫髻，身穿紫羅八卦仙衣；縮地花籃，內有不謝之花、長春之果；沖天漁鼓，兩頭按陰陽二氣；兩個降龍伏虎的簡子。卿可即行。」湘子道：「臣去不得，臣叔父韓愈是當朝大臣，出入在駕前駕後，臣無職事，難以度他。」玉帝道：「封卿為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，卿作速前去。」湘子道：「臣還去不得。」玉帝道：「卿左推右阻，只是說去不得，想是卿不肯去度沖和子麼？」湘子道：「臣怎敢違旨不度叔父，只是官府走動百役跟隨，神仙走動萬靈擁護，臣單身獨自，如何去得？」玉帝道：「朕敕馬、趙二將將在卿左右，聽卿調遣。」湘子謝恩領旨，即便參拜王母娘娘，俯伏奏道：「娘娘千歲，臣上八洞神仙韓湘，領玉帝金書寶貝，前往昌黎度臣叔父左捲簾大將軍沖和子韓愈成仙了道，特啟娘娘討些職事。」王母道：「我賜卿三面金牌，第一面金牌，糾察三十天一十八重地獄善惡生死；第二面金牌，鈐管四海龍王、三十六員天將隨身聽用；第三面金牌，掌理風雲雷雨、各府州縣城隍社令、十殿閻羅天子。卿須用心前去，不得停留。」湘子拜謝畢，隨眾仙宴罷蟠桃，即便收雲攬霧，兩袖騰空，降下塵凡。

湘子暗道：「我不怕千人看，只怕一人瞧，倘或有人識得我是神仙，驚動了一郡人民，洩漏天機，我便難度叔父了。」當下收了神仙相貌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面黃肌瘦、醜惡不堪的道人，在那垂楊樹下，盤膝打坐。只見兩個牧童，一個叫做張歪頭，一個叫做李直腿，正在那青草地上放牛，遠遠的望見前面一道火光沖天的亮起來，那張歪頭道：「李家哥，前面這陣亮光，想是藏神出現，我和你造化到了。」李直腿道：「不是藏神出現。」張歪頭道：「莫不是鬼火。」李直腿道：「哥，也不是鬼火，比如大清早晨紅紅閃閃的光，是日輪初從扶桑推起來，照映得大地光芒的燦，這叫做晨光。晚間青青燦燦，光在地上移來移去，倏遠倏近，才是鬼火。午間有光，黃黃燦燦，直透天庭，便是神仙的瑞氣。如今這光黃亮燦爛，直透在天庭之上，恰好是晌午時分，一定有一位神仙在那個去處。」張歪頭道：「哥既認得真，我和你竟去尋著他，跟他去求仙訪道，豈不是好？」李直腿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兩個便將牛丟下在這邊，你攬著我的手，我攬著你的手，拽開步上前看時，果然是一個道人，盤膝腳坐在那垂楊樹下。這道人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戴一頂參朝洞府的青紗包巾，腦後墜著老龍睛磨就賽日月雙圈，上垂著兩條按陰陽二氣綠羅飄帶。身穿一領嵌七星、麗北斗八卦紫綬衣。腰繫一條九龍須攢織就雙穗呂公綫。腳著登山走海、蹉雲霧入搭鞋。手拿定晃日迎風傲松枝一腔漁鼓。看形象，卻便是游手游食的道人；論裝束，真是個吸露餐霞的仙侶。

兩個牧童近前稽首道：「神仙老爺拜揖。」湘子道：「你怎麼認得我是神仙？」張歪頭道：「遠遠望見師父頭上霞光萬道，瑞靄千重，因此識得師父是位神仙。」湘子暗笑道：「我叔父讀詩書，中科第，也認不得鍾、呂兩位師父是神仙，這小小牧童到認得我是神仙，真是異事。」便叫牧童道：「我在終南山來，走得饑渴，我那花籃內有金絲玉鉢盂一個，你拿往澗下舀些水來我吃，我把真心度你。」李直腿叫張歪頭道：「張家哥，我去舀水，你在這裡看著神仙，不要放他走了。」張歪頭道：「這個使得，你只要來快些便是。」果然立著看守湘子，眼也不轉，頭也不回。湘子思量道：「他雖然認著我，我且把地上土灰搽在臉上，變做一個老兒，三分似人，七分似鬼，看他還認得也不認得。」便捉著張歪頭的空，改了仙容，變成老相。這老兒怎生模樣：

戴一頂爛唐巾，左偏右折；穿一領破布襖，千補百納。前拴羊皮，後掛氈片；東漏脊梁，西見胯骨。腰繫一條朽爛草繩，又斷又接；腳踏一雙多耳麻鞋，少幫沒底。面似雞皮，眼如膠葛；鼻涕郎多，饞唾噴出。笑殺那彭祖八百年高，到不如陳搏千金一忽。

李直腿舀得水來，不見了神仙，只見一個半死半活的老兒坐在那樹下，便捶胸跌腳，埋怨張歪頭道：「費了許多辛苦，取得水

來，不見了神仙，把與那個吃好？」張歪頭道：「我站在這裡頭也不動一動，不知被恁麼人把這個老兒來換了我們的神仙去，如今把水來與這老兒吃了，也是我和你一件陰鷲。」李直腿氣忿忿的道：「寧可傾壞了，把與他吃，當得恁麼數？」張歪頭道：「你不讀書來，敬老慈幼，五霸載在盟書，把這一盃水與老兒吃，也是我們一點熱心腸，何苦傾壞了？」李直腿道：「神仙便被人換了，這個鉢盂也值幾分銀子，我和你打破了分好？總賣了分好？」張歪頭道：「哥，不要說那分的話，神仙的東西難得到手的，我們拿回去一家輪一日，藏在那裡做個鎮家寶罷。」湘子見他兩個在那裡議論，便叫道：「牧童你眼錯了，我不是神仙，那裡又有個神仙？」牧童回言罵道：「少打你這老柴頭，你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老而不死是為賊，恁麼神仙？」湘子道：「牧童，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孔子云：『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』你怎見得我老人家就不是神仙？我且問你，你們要尋那神仙做恁麼用？」牧童道：「我們情願跟他去修行，做個逍遙快活的人。」湘子道：「方才那個道人也是我的徒弟，你們肯跟我出家修行，我就度你們成仙。兩個牧童拍手笑道：「你自己性命也是風中之燭，朝不保暮的光景，倒思量度我們兩個，豈不是折福的話？」湘子道：「黃梅落地播三播，青梅落地撲地碎。我老便老，虧得修行早，修行若不早，今日更煩惱，你怎敢欺侮我老人家？」兩個牧童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要絮煩，且請回去安耽坐一坐，待我們過了二三十歲外頭，便來跟你去出家。」湘子道：「這般年紀不肯修行，更待幾時？只怕沒我老兒的年紀，豈不錯過好光陰？」兩個低頭歎氣道：「我們真是晦氣，一位神仙老爺不見了，倒吃這老頭兒在此歪斯纏。」

湘子趁他兩個眼錯，依然變做先前模樣，坐著不動。李直腿低頭一看，拍手叫道：「哥，這不是神仙來了，只是那個老頭兒不知又被恁麼人調了包兒去？」張歪頭悄悄他說道：「哥，你不曉得神仙變化之術，神仙看得我們有些仙風道骨，故此變化來試我和你的心，你剛才不該罵這老兒。」李直腿便鞠躬盡禮，捧著水遞與湘子道：「神仙受人滴水之恩，必有湧泉之報，我取水與你吃了，不知你怎麼度我？」湘子道：「我度你同去出家。」張歪頭道：「出家有恁麼好？還是保護我做一個官的好。」湘子道：「官倒要與你做，只是你們頭蓬蓬不像戴烏紗帽，腰款款係不得黃金帶；赤裸裸一雙腳蹬不得皂朝靴，黑漆漆兩隻手捧不得象牙簡。只好在軟草茵中，黃牛背上，橫眠直躺，穿東落西，挽著那牛鼻子，唱那無腔曲。一朝閻君來喚鬼來招，兩眼瞪空伸直腰，怎麼思量要做官？」張歪頭道：「神仙老爺說得是，我情願跟老爺去出家。」湘子道：「你且不要忙，那邊樹下又是一個神仙來了。」兩個回頭望時，湘子化一陣清風，隱形而去。張歪頭跌腳叫道：「哥，這個不是神仙，是個白日鬼。」李直腿道：「怎見得是白日鬼？」張歪頭道：「若是神仙決不說謊，只有那白日鬼弄著自己空頭，趁著別人眼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味的哄人，哄殺人不償命哩。」李直腿道：「我們搗了半日鬼，只好依舊去看牛。」正是：

山有根兮水有源，從來老實是神仙。
只因不肯分明說，誤卻眾生萬萬千。
畢竟湘子隱在哪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